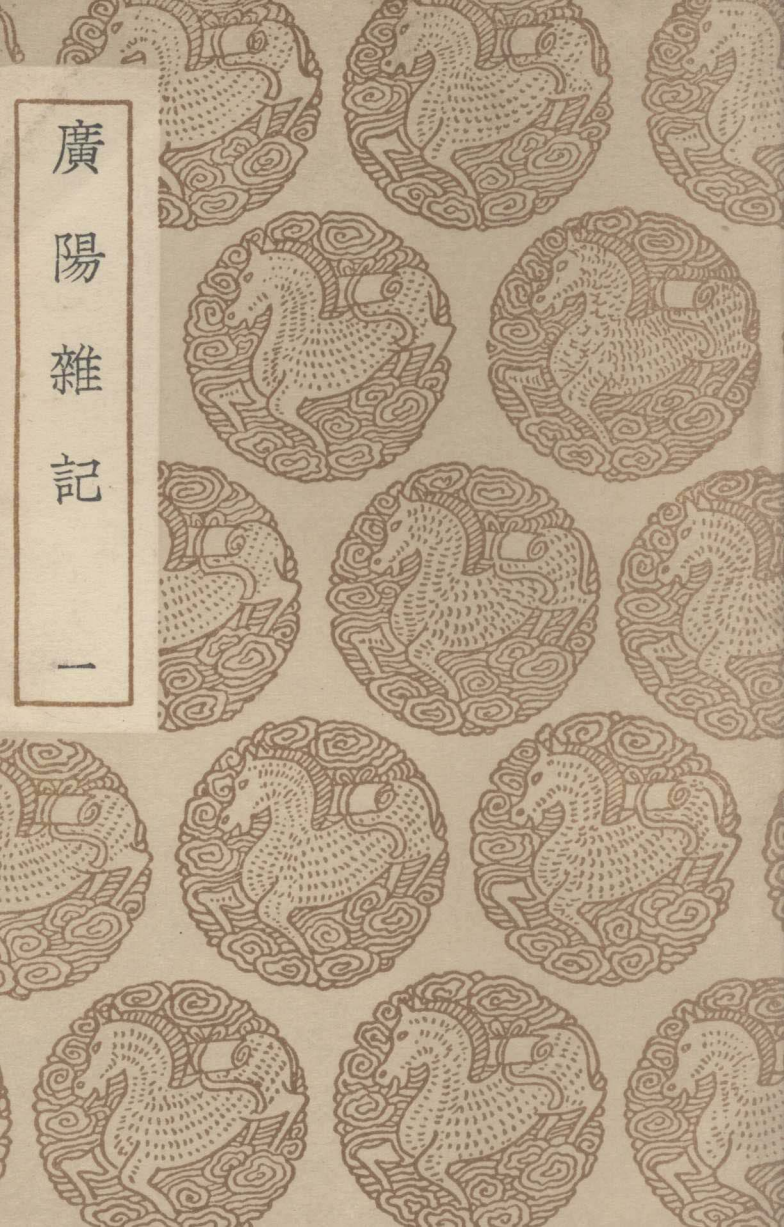


廣陽雜記

一





廣陽雜記

(一)

劉獻廷著

劉處士墓表

北平 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于吳之陸墓山祖□□父鑛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如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齣僧說罷處士齣亦罷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爲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幹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

夫貧流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杰。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故尙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于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卽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賁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者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燮于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

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攷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黃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

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

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崑繩皆前死不得見。卽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迹。而逢人問其生平顛末。杳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

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流。而未知其人。予則雖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尙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薨接架。尙書旣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昉。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尙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倘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慰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

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爲別白也。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聞人言雲南西面爲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爲遷江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西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退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舜投四凶于四裔以禦魍魎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以走我之上駟也不然亦豈能以變四夷禦魍魎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魍魎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番

東四旂鑲黃正白鑲白正藍西四旂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爲上三旂無王但有都統卽固山額巾副都統卽梅勒章京每旂滿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旗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掌龍纛。每旗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旗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巴什。

每旗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牛臬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臬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臬下馬甲三十副。內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喝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每牛臬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纛章京有織金龍纛。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旂二。

都統黑纓正邊方旂。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旂。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標四旂杆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蟒。

牛景在家有官纛二杆。

疑當作軍

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銜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爲夸蘭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旂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旂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旂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

一本下一字

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

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景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同。

加藍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東西四旗共烏可勒一員卽九門提督。

東西四旗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烏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皁或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藍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埜述吳漢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誤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襄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爲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劫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鏘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萬

季野云。

刼灰錄乃馮魁所著。魁字再來。

霽字莫侯切。字書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霽字子涓。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爲內閣學士。

尋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尋。禮王制。殷人尋而祭。又覆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

從目。誤作從日。或書作嘽。亦誤。

馮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置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

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爲之。又以孫可望爲前軍先鋒。

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破碎。

馬背之藉。案世俗或書作屨。攷之字書。屨悉協切。音奕。說文。履中薦也。又屨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

屨。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屨字。他計切。音替。履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屨字。悉

協切。音奕。六書正譌。俗作屨非。又有屨字同。屨亦非。馬背藉。案者。惟有屨字。他計切。注云。鞍屨。確是此字

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父名鳧。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遷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顯慶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膺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陞字玉鉉者。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永歷之走安龍。孫可望將圖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士人。云井有孽龍。昔張三丰鎖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已及可望膝。土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連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衆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水其退乎。遂聞之於帝。衆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頓息。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瘴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

裹蹠。音鳥蹠。銀之別名。卽馬蹠銀也。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爲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聲遠云。考鄴都三臺碑記。銅雀已沒水中。冰井尙留其半。金鳳上有真武閣。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真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書之俟攷。

誦字普故切。諫也。未詳出何書。諫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徐語也。又虞怨切。又遇玄切。義皆同。樂律參解四卷。成都楊雲鶴先生著。一號研漣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爲赤子。

心著一號葵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擲筮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後求方焉竹籤三百餘根籤書一藥于上于神前掣之遇籤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黃連黃芩黃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

朱雪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靖公宅觀燈爲文靖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薦受尙寶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爲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羣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爲嵩所譖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羣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爲也召而鞠之仲言大聲曰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爲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棺葬之鄉爲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尙饗。

方日生曰新城有洞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咳唾響應若雷六七聲乃止徐芳云明末輔臣溫刻周奢孫懷李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在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呂政之易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竟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汪武曹言無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攜之去惟怕銅鑼鋼叉有人以叉擊火